

搜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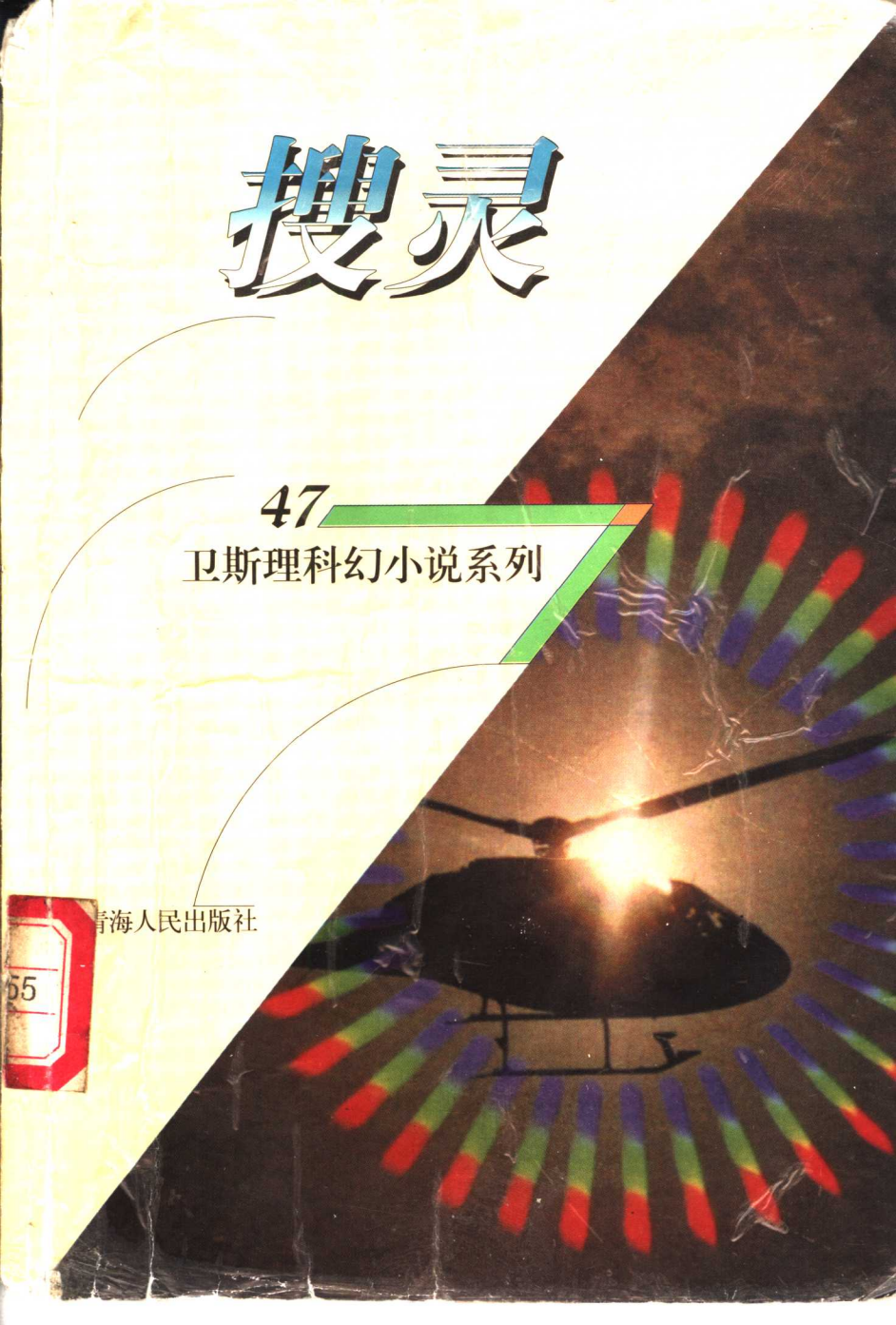
47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55



孝府书店

搜灵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47



I247.55/40



0378139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④7

出版发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 言

灵魂——人性中善良美好的一面。

两者之间，是不是可以划上等号？

如果可以，人还有没有灵魂？人性中究竟是不是有良善美好的一面存在？

通过曲折的故事，奇特的设想，《搜灵》这个故事所反讨论的，就是这个问题。“主题”特出之极，可以符合严肃文学的要求。但是“搜灵”始终只是一个幻想故事，因为事实上，灵魂如果就是人性中良善美好的一面，人才不会在乎它的存在与否！

这，是不是可以说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呢？

在许多故事中，都突出地球人人性中丑恶凶诈自私贪婪的一面，在这个故事中，也不例外。但也照例，并不一笔抹煞人性中的优点，藉卫理斯的言和行来表达。

《搜灵》在近期作品中，相当特出，这次删改得也比较多，令主题更突出，文字更简洁。

一九九〇年

卫斯理

第一部：大规模珠宝展览

这个故事的开始，是一个盛大的珠宝展览的预展。展览由世界著名的十二家珠宝公司联合举办，地点在纽约。

不，先别说这个珠宝展览，还是先说一说金特这个人。

还记得有一个名字叫金特的人吗？只怕不记得了吧。就算是一直在接触我所叙述的各种怪异故事，如果能够在三十秒之内，记得这个人，并且说出这个人曾在哪一个故事之中出现过，那真是了不起。别说三十秒，就算三十分钟，只怕也不容易想起这个人。

事实上，如果不是又见到了他，我绝不会想起他来。

这个人我曾经和他在一起相当久，超过一个月，可是在和他一起的日子里——有好多天，几乎日夜在一起，我从来也没有听到他讲过一句话，有时候，我向他讲话，他也从不回答，而只是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神情望着我。

那是一种十分难以形容的神情：他分明是望着你，可是眼神涣散，猜不出他视线的焦点在什么地方。他像是在沉思，又像是精神极度迷惘，他的口唇随时准备有所动作，但是不论你等多久，他总是不发出声音来。

整个神情，像是他对周遭的一切，全然漠不关心。

结果是，我们各人分手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受不了他那种过度的沉默，甚至连最有礼貌的普索利爵士，也没有向他说一声“再会”。

对了，金特不会有人记得，普索利爵士，记得他的人

一定不少。这位热衷于灵魂学的英国人，在《木炭》的故事中，是一个主要人物。

当时，我通知普索利爵士，我有一块木炭，在木炭之中，可能有着一个鬼魂，普索利大是兴奋，约了不少对灵魂学有研究的人到英国去，在他的那间大屋子之中，试图和灵魂接触。

那件事的结果如何，自然不必再在这里重复，我第一次见到金特，就是当我带着那块木炭，到了普索利爵士的住所，他请来的对灵魂学有研究的人，已经全在了，普索利曾向我一一介绍。

其中有一个就是金特。

爵士当时的介绍很简单，看来他自己对金特也不是很熟悉，只是简略地说：“这位是金特先生。金特先生，这位是卫斯理先生。”

我自然握手如仪。现在，我详细叙述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况，是因为这样可以把这个人的介绍得更彻底。我当时伸出手来，他也伸出手来，我们握手。

金特和人握手的那种方式，是我最讨厌的一种，他不是和你握手，而是伸出他的手来给你握，他的手一点气力也没有。

通常，只有红透半边天的女明星，才有这样和人握手的习惯。可是这位金特先生，当时打量了他一下，个子不高，不会超一百六十公分，半秃头，一点风采都没有，看来有点像犹太人，但也不能肯定，一副糟老头子的模样，至少有五十开外，居然也用这种方式和人握手，真有点岂有

此理。

所以，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，绝不算好。只不过后来，我在开始记述《木炭》这件事的时候，在金特身上发生的古怪的事，已经开始了。所以，我才特地加了一句：“这个人，以后有一点事，十分古怪，是自他开始的。”

在爵士家里，我和一干对灵魂有研究的人聚会之后，我们又转赴亚洲，在另一个朋友陈长青的家里去聚会。这次聚会历时更久，金特也自始至终参加，可是却也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。

我的那个朋友陈长青，十分好讲话，有一次，他对着金特独白了五分钟，金特连表示一下是或否的神情也没有，他实在忍不住，对我悻然道：“这秃子是什么来路？他是聋子，还是哑子？”

金特是什么来路，我也不清楚。他是普索利爵士介绍我认识的，当然，我要去转问爵士。

我找到一个机会，向普索利提起了这个问题，普索利皱着眉：“唉，这个人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！”

我笑道：“这像话吗？他现在你的屋子里，由你介绍给我，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？”

普索利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：“事情是那样，你知道一个灵魂学家叫康和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表示不认识这个人，普索利搔着头，像是在考虑该如何介绍这个人才好，他终于道：“你知道著名的魔术师侯甸尼？”

我道：“当然知道，侯甸尼十分醉心和灵魂沟通，他曾

以第一流魔术家的身分，揭穿了当时许多降灵会的假局，也得罪了很多灵媒。”

普索利道：“是，康和就是侯甸尼的一个好友，对灵魂学有极深的研究，以九十高龄去世，我年轻时，曾和他通过信。”

普索利爵士越说越远了，我忙道：“我问的是金特这个人……”

爵士道：“是啊，在你见到他之前三个月，金特拿了一封信来见，信是康和还没有去世之前写的，毫无疑问，是他的亲笔，信写得很长，介绍金给我认识，他真的不喜欢话说，当时我问他，为什么有了这封信快十年，到现在才来找我，他都没有回答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：“那么，信中至少对金特这个人，作了具体的介绍？”

普索利道：“提到了一些，说他对灵魂学有深湛的研究，并且足迹遍天下，曾在日本和中国的一些古老寺院中长期居住，在西藏的一家大喇嘛寺中，有过极高的地位。也曾希腊的修道院中做过苦行修士，和在印度与苦行僧一起静坐，等等。他的经历，看来都和宗教有关，而不是和灵魂学有关，我真不该请他来的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他也不妨碍我们，其实，宗教和灵魂学，关系十分密切，甚至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！”

普索利爵士当时并没有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我们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再讨论下去。

金特有着那么奇妙的生活经历，这倒令得我对他另眼

相看，所以，在分手的时候，我是唯一和他握手说再会的人，可是金特仍然是这样，手上一点气力也没有，当时，当他转过身去之际，我真想在他的屁股上，重重踢上一脚。

金特这个人，我对他的了解就是那样。

约略介绍过金特这个人了。再说那个大规模的珠宝展览会。

珠宝展览会半公开举行。所为半公开，就是：参观者凭请柬进入会场，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进去参观一番。

邀请我去参观的，是英国一家保险公司的代表。这家保险公司历史悠久，信用超卓。

这家保险公司在保安工作、调查工作上的成就，举世无匹，而负责这家保险公司这一部门工作的是乔森。

有必要简略地介绍一下乔森，他是典型的英国人，平时幽默风趣，工作极度认真，固执起来，像一头花岗石刻成的野牛。他投身情报工作之际，不过十五岁，他有头红发，又讲得一口好德语，战争期间长期在德国工作，几次出生入死，德国秘密警察总部把他列为头号敌人。

乔森极端冷静，多年情报工作的训练，再加上他的天性，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冷静的一个。

我特别强调的他的冷静，是因为有一些事发生在他的身上，这些事，和他的一贯极度冷静，全然不合，因而显得格外诡异。

战后，他脱离军部，到处旅行，后来，曾作为苏格兰场的高级顾问、国际刑警总部的高级顾问。

后他，他忽然失踪了一个时期，再度出现时，职位是

联合国扫毒委员会的专员，然后，他又离开了联合国，去从事一桩非常冷门、简直想都想不到像他这样的人去做的工作。他的职位的全称相当长：“沉船资料搜集员”。工作范围是专门搜集各种沉船的资料，将这些资料提供给大规模的打捞公司。

我和乔森认识的时候，他在当“沉船资料搜集员”，一见如故，互相交换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，他那时候在日本，正在搜集一只“天国号”的巨型战舰下落的资料。

当时，我们用英语交谈，我在听了之后，呆了一呆：“日本好像没有一艘战舰叫‘天国号’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”

他取过纸来，写下了“天国”两个汉字，我摇头道：“没有这样的战舰。”

他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要是连你也知道，就不用我去搜集资料了，这是日本海军在战争末期建造的最大军舰，比‘大和’还要大，一切资料都绝对保密，连建造者也不知道自己造的是什么。在日本投降之后，有消息说这艘战舰上一千二百名官兵，决定集体自杀，将船凿沉，和船共存亡，沉没的地点则不明，我就是想把它沉没地点找出来。根据我已获得的资料，这艘战舰上，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，这件事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点燃了一支烟，深深吸着，没有再讲下去。

我想不到那次闲聊，提及的那艘在极度秘密的情形下建造的“天国号”，后来又会和一些怪事发生关系。而且，自从那次之后，我从来也没有再任何人的口中，听到过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清楚，等你来了，我一定告诉你，别推托，到时候，如果你认为这个原因不值得你来的话，我会把另外一件有趣的事告诉你，作为补偿。”

我仍在迟疑，未曾立刻答应，乔森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！你就算只是来看看我，又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对于乔森这样精彩的人物的这样的邀请，很难拒绝。我也只好叹了一口气：“好吧，我来。”

我仍然不知道乔森为什么一定要我去，但是我却可以肯定，情形一定有点特别。

长途飞行是不很愉快，整个旅程相当乏味，等我在纽约下了机，两个穿着整齐的年轻人向我走了过来。其中一个道：“卫斯理先生，乔森先生实在抽不出空，吩咐我们来接你。”

这两上年轻人自己报了姓名，举止有礼。

我把行李交给了他们，和他们一起离开了机场，上了车，驶向目的地。

目的地是一家豪华大酒店，珠宝就在这家大酒店的展览大堂展出。从这个月份的第一天起，酒店便已不再接受普通客人，而只租房间给珠宝展览会的来宾。

酒店的房间有大有小，有豪华有普通，前来参观的人都自认为很有地位，当然人人都想订到最豪华的房间。酒店方面的措施十分强硬，接受订房，可是房间得由他们来分配。

我走进柜台，那职员一看到了那两个年轻人，就大声道：“卫先生好，你的套房在二十楼，二十楼的贵宾有苏菲

亚罗兰小姐、根德公爵和泰国的曼妮公主，如果你觉得不适合，可以更改。”

我笑道：“适合得很。”

套房的设备，豪华绝伦，我一进房间，就道：“乔森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？”

那两个年轻人互望了一眼，一个道：“他在展览场，如果卫先生急着要去见他，我们可以带路，那地方，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件，不能接近。”

另一个的神态的，看来有点暧昧，讲话也迟迟疑疑：“卫先生，你何不休息一下？乔森先生最近……情绪……很有点不稳定……他在工作，不喜欢有人去打扰他。”

我陡地呆了一呆，不禁气往上冲，但对方看来是一个不怎么懂事的小孩子，真不值得生他的气。所以我忍了下来，冷冷地道：“第一，据我所知，全世界的人都会情绪不稳定，乔森先生决计不会。第二，我是他特地请来的人，要是他有半分不欢迎的表示，我立刻就走。”

我的话，已经是可能范围之内最客气的了，可是那年轻人还是听得满脸通红，嗫嚅着想争辩什么，但是又不知如何开口。

我倒有点不忍，伸手在他肩头上拍了拍：“算了，带我下去见他吧。”

那年轻人仍然涨红了脸：“真的，乔森先生的情绪，很……不稳定。”

我听得他一再这样提及，心中倒也不禁疑惑。本来我已向门口走去，这时转过身来：“他的情绪如何不稳定？”

那两个年轻人又互望了一眼，那个涨红了脸的道：“我们和乔森先生住在一个套房的两间不同的房间中，房间和房间之间，隔着一个客厅……”

我不等他再讲下去，就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不必形容你们的居住环境，你只要告诉我他的情绪如何不稳定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接连几天，他都讲梦话。”

我一听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那两上年轻人都有恼怒神色。另一个急急地道：“是真的，我们全听到。”

我走前几步，将双手分别按在他们的肩上，本来是想向他们解释的，但是继而一想，何必对他们这种年轻人多费唇舌？所以，我就不讲，只是淡然一笑：“那也不算什么，走吧。”

那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，看来比较容易冲动，而且固执：“他讲的梦话很怪，来来去去都是那两句。”

我忍无可忍，对他们的无知，十分生气，沉下脸来：“听着，人人都可能会说梦话，但只有乔森不可能。他是一个极出色的情报人员，曾经严格地自我训练，不但不讲梦话，而且还进一步，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，故意讲梦话来迷惑旁人。能做到这一点的人，全世界不超过一百个，而乔森恰是其中之一。”

另外一个年轻人看出我真的生了气，忙道：“那或许……是我们听错了。”

固执的那个却还在坚持：“不，我们没有听错，他说梦话，昨晚我们又听到了。他在大声说：‘我没有！我们没有！你有吗？你们有吗？’”

我盯着那年轻人，他神情固执而倔强，我只好叹了一口气：“或许他在对什么人说话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不，只有他一个人在房间！”

我有点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：“值得再为这个问题讨论下去？”

那固执的家伙总算同意了，可是他还是咕哝了一句：“我讲的全是事实。”

我没有再接口，走过去开了门，向外走去。

这几天，在这家酒店中的住客，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豪富显贵，所以保安工作了近百名保安人员。

我才走出房门，就看到四个典型的英国保安人员，在一间套房门口徘徊，那自然是根德公爵的护卫。另外，还有四个肤色黝黑、身材矮小、看来十分强悍的人，在尽头处另一间套房之前守着，那可能是泰国公主的保镖。而走廊中，电梯口，楼梯口，还有酒店方面的保安人员。

我和那两个年轻人来到电梯口，等电梯到了，一起跨进去，电梯中的闭路电视摄像管在转动着。电梯向下去，一直到了展览会场的那一层停下来，我不禁被外面的阵势，吓了老大一跳。

全副武装的警卫，守在川堂上，大门前，神情严肃，如临大敌，看那情形，守卫得比希特勒当年的秘密的大本营还严。

我们三个人才一跨出电梯，就有一个面目看来相当阴森的中年人大叫一声：“请停步。”

他虽然在“停步”之上，加了一个“请”字，但是语

气之中，缺乏敬意。

我根本不想听从他的命令，但在我身边的那个年轻人却拉住了我。那中年人走过来，用探测仪器绕着我的身子，上下打转。在我身边的年轻人已经道：“告诉乔森先生，卫斯理先生来了。”

立时有另一个人，接下了无线电通话仪，转达这句话，会场的门打开，乔森出现在门口。我的忍受程度，到这时，也至于极限，一看到了乔森，我就大声道：“乔森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向这里的保安系统挑战！”

我故意提高声音，人人可以听得到。一时之间，气氛紧张。乔森向前走了两步：“卫，他们开不起这种玩笑，对不起，一切不便，全由于我的命令。”

乔森才走出来的时候，我没有好好打量他，这时听得他一开口，声音之中，充满了疲倦，我不禁呆了一呆，乔森精力饱满，几乎永无休止，声音是他，可是实在又不像他，当我看清楚他时，我更加怔呆了。

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一头红发，满身肌肉，精力充沛，但这时，站在我面前的乔森，虽然红发依旧，身体看来也很强壮，但是却一脸倦容，更令我惊讶的是，他全身的精力，仿佛全已消失无踪了。

一个人看起来是不是精力充沛，或是无精打采，本来相当抽象。可是，我一看到乔森，这种感觉之强烈，得未曾有。我相信只要以前见过他的人，都会有同样的感觉。

我的神情，一定强烈表现了我的讶异，所以乔森立时